

童年月光

□高维忠

小时候,物质匮乏,什么都缺,唯独不缺盼头——盼过年,穿新衣服;盼父亲的船靠岸,带着好吃的回来。而中秋的盼头,就落在米缸里那封纸裹着的月饼上。

七岁那年的中秋,我从农历七月十五起就开始数日子。不是数月亮圆不圆,是数那封月饼还差多少天才能拆开。母亲把它藏在米缸的最深处,可香味藏不住。油包纸的油渍一天天晕开,像年画上慢慢润湿的莲花。我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围着米缸转几圈,用手插入米缸里摸摸那油纸包,闻到里头若有若无的甜,口水似乎就要流下来。母亲看见了,笑着说:“猴急什么,八月十五还早着呢。”

后来得知那封月饼是父亲托人早早从镇上买的,为了买它,父亲少抽了一个月的烟。父亲年轻时跑外线运输船,跑一趟少则二十天,多则一两个月。中秋那几天,船正靠在外地码头上等卸货,回不来。

八月初十,隔壁阿强叔的船回来了。他和我父亲的船在海上遇见过,阿强叔隔着船舷喊话,父亲在那边喊回来:“告诉家里,中秋回不去。”

阿强叔坐在我家门槛上,点了根烟,学着我父亲的口气说了一遍。母亲站在灶间门口听着,手里攥着锅铲,听完应了声“哦,知道了”,转身回去炒菜。锅里的菜滋滋啦啦响着,把什么都盖过去了。可我看见她背过去时,拿袖子在眼角上蹭了一下。

中秋节那晚,月亮还未出来。母亲早早把桌子搬到院子里,用抹布擦了又擦。我摆好凳子,把月饼摆在桌面上。月饼包纸揭开时,甜香猛地冲出来,憋了一整个月的气,全吐在我脸上。我凑近闻了闻,母亲用手指轻轻戳下我的头:“别把口水喷上去。”四个月饼整整齐齐排着,上头印着“花好月圆”四个字。

母亲把月饼切成小块,剩下两个月饼用油纸重新包好,藏回米缸里。“留给你父亲。”她说。

我捧着那小块月饼,舍不得吃。先凑在鼻尖闻,再举起来迎着月光看。红绿丝嵌在馅料里,像花儿吐的蕊,五仁的馅,榄仁、芝麻、冬瓜糖、橘皮丝,一样一样看得真切。我用舌尖舔了一下,甜的,赶紧缩回来,生怕一下子舔完了。母亲那块放在碟子里,也没动。她坐在空凳子旁边,朝着南边望。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像没切开的月饼挂在槐麻树梢头。

她忽然说:“你爸这会儿在哪里呢?船在海上还是泊岸了?”声音很轻。我不知道,只能跟着她一起望。月光下,槐麻树的影子细细碎碎地摇,远处的海看不见,可海风的味道能闻到,咸咸的,潮潮的,从港口那边吹过来。

我想:海上的月亮比我们这儿大。如果父亲的船还在航行,月亮就挂在移动的桅杆上。如果船已泊岸,月亮就照在船头上,照着坐在船舱门口抽烟的父亲脸上。他手里有月饼吗?他会像母亲一样舍不得吃吗?

我没问。母亲也没再说话。我们就这样坐着,晚风一阵一阵吹来,月亮从树梢爬到屋顶,越来越亮,把院子照得一片清白。母亲抬头看着月亮,若有所思,我怔怔地看着她,那一刻,我恍然懂得:不管父亲的船在海上还是岸上,月亮总跟着他,照海也照岸,照船头也照

见了那晚的月亮……



中秋,祝你是圆满的光明体(组诗)

□房小玲

秋深犹能望明月

秋天已停泊在蝉声的渡口
桂花的暗香还悬在月色边缘
而我,依然喜欢与沉默的露水相认
细读一封旧笺,反复辨认关于团圆的笔画

这样的夜晚,适合一个人倚坐风中
听月光不紧不慢地讲述关于故乡的往事
每一缕清辉仿佛沿着我的指尖

落入另一个季节
在河的尽头,摇晃着一盏搁浅多年的渔火
我不能告诉它,身在何处
仿佛我所深爱的人间,也会趁着月圆失语

而月光从不追问
只将远山和空杯一并照亮
而我这样的夜里
反复练习,如何像霜一样
把想说的话,轻轻落在桂树下

有些月光很旧

有些月光很旧,旧过老屋墙上
那口挂钟的嘀嗒。桂花开了又落
赶路的人,还堵在高速公路

一条河矮过一座桥的倒影。流水
把旧事洗了一遍又一遍
甜的,苦的,圆的,缺的,都泡出了皱纹

曾经很近的人,很暖的那碗粥
走过夜里的石桥,经过
海风再三盘问,都转过身

月光,不再如玉。是盐,是霜
是手机里,多少未接的来电

拜月的桌摆过天井。茶香绕过
新砌的墙。祖父在墙边,数着
孙儿发来的语音

一声叮咛。爬上屋顶的月光,晃了又晃
等了又等。等一个视频通话
接通

老屋顶上,月光迟迟

老屋顶上,端坐着瓦当,秋露
台风接踵而来的,是迟到的桂花
炊烟在周围,有的已开始散去,有的还在
攀爬

风把往事梳进瓦片的裂纹
檐下晃悠的是灯笼影子和人影叠在一起
他没抬头,月亮也没抬头
茶凉了,还有供桌上的柚子开始往夜色里沉

远处有潮剧断断续续拉着韩江的柔软
还有肩上今年的霜

拜月的香,烧了一截又一截
阿嬷把月饼切成四瓣,每一瓣
都缺了一个角——像老屋的窗
像那年走散的人

月光终于翻过屋脊,落进天井
落在空着的竹椅上,晃了又晃
等了又等

好心茂名中秋夜

□王如晓

山海相拥,
一轮皓月缓缓浮上粤西的天际。
海风拂着潮声,
轻轻漫过这片古老而蓬勃的土地。

洗夫人广场的灯火温柔,雕像静立。
“唯用一好心”的箴言,
随月光洒向人间。

远眺潘茂名公园,雨顺阁星光簇拥,
仁医济世的故事,在晚风里代代相传。

茂石化炼油厂,装置连绵,招手明月,
乙烯厂区万千灯火,
恰似散落大地的星河。
工业的脉搏静静跳动,

守护油城岁岁烟火祥和。

好心湖畔,澄澈湖水盛下漫天月色,
昔日矿坑蝶变,碧浪悠悠把歌轻唱。
环湖草木沐着月华,
把沧桑幻作如画仙乡。

山的敦厚,海的辽阔,在此刻相融。
古贤的仁心,现代的奋斗,于今夜
相逢。

月饼甜香漫过街巷乡村,
万家笑语与月光和唱。
今夜,一轮明月照好心,
照见高凉大地的幸福绵长。

中秋,回乡看大戏

□林红梅

七月十四过后,眼着看中秋节一天天天地临近,母亲来电时念叨:“中秋,回来看大戏哇!”每当此时,许多与中秋看戏有关的记忆便会在脑海里梦幻般上演。

最初,家乡高坡管区是没有年例期的,但别的管区有。轮到年例期的乡村,那整一圈的村庄热闹得锣鼓喧天。家主们会把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邀请来“看年例”——咱们镇的年例有个标志性节目:做大戏,“看年例”便是看大戏。被邀请的客人必会提前安排好家中事务,单等佳期到来——那时,在文化生活单调之味的乡村上演大戏,那种轰动比今天的明星专场还要盛大。且不说主人的那一份盛情,单是看大戏便有无穷的魅力。

我们家没有亲戚做年例的,自然也就没有“吃住在主人家,好鱼好肉被款待的‘奢靡’”!外乡看大戏,路远,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一个多小时的脚程,我们与看大戏几乎无缘。

可有一次,父亲竟破天荒带上了我和弟弟去看日场。戏台搭在人家村外场地上,戏台下满是密密匝匝的人!我们无法走近,只得远远地站在一个土墩上,我看到远处天官殿的戏台,台上天仙一样的人儿,大喇叭里传出渺茫的音乐,婉转的唱曲。那是我最早的一次看大戏。

后来,年龄大些的时候,我有了数次到镇上看大戏的经历。镇上的年例与别的地方不一样:墟头墟尾两台戏同时竞演,还有游街的飘色、花车。也许是路程近了,又或许是我长大了好些,几乎每年春三月都有那么一次跟着母亲到镇上看年例的经历。大街上,大戏、飘色、各种的商品,各种的吆喝,各种的吃食,甚至各种不同的脸孔都深深地吸引着我。然而,大戏依然是我的最爱,在戏台脚下,没有凳子,靠着台柱我也能看下午。台上角儿精美的服饰,袅娜的身段,婉转的唱腔,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着我,我却从没有一次得将以将整部戏剧看囫圇的,都是刚看得有些韵味时便被母亲强拉着回家去了——我们啊!是真正



月圆中秋

□古德英

秋月悠悠,金风清爽拂面,月迹里影影绰绰的桂花树,神秘寥远。人间大地准时发出又一年的中秋请柬。玉盘高挂,清晖遍洒,灯火与月色交辉下的欣悦和欢喜,最抚凡人心。

中秋节,恰逢三秋之半,始于古代帝王“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唐代已成固定节日,盛行于宋代,至明清已与清明、端午、春节并重。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符号,中秋节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金樽对月、抚今怀昔,千年的积淀传承,中秋节流动着古韵的风情和雅致,演绎着幽婉美丽的传说,承载着节日的传统情感,寄托着中国人民亘古如斯的美好愿望,传递着群体相生的抽象内涵。

皓月当空早已成为中秋夜的标识。一轮满月,给人带来诗意美好的同时,最能勾起人们思念团聚的缕缕情丝。爱,在月亮之上,即使物理分离,我们仍相信,月光会捎去咱们对亲人爱人的祝福,实现空间的抚摸和抵达。团圆,是中秋节亘古不变的主题。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头顶碧空明镜,把中秋月写进诗行,把情愫寄语长天。

“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刘禹锡笔下的意境让人陶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文笔的豪放与温煦让人动容;“满地花阴月弄影,一亭山色月窥人”,台湾阿里山古月亭对联的精美让人叹为观止……

千年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连同它们表达的感情和抱负,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哲理,承载的个人情怀与集体情愫,早已深深地融入广大人民精神血液,写进我们的民族记忆。那寄寓

糖香忆中秋

□黄何

秋风拂过茂名乡野,燥热尽数褪去,街头巷尾的月饼香,如约而至。年年中秋,月饼款式不断更新,流心奶黄、冰皮糕点层出不穷,精致又新颖。可每当月圆将至,萦绕在我心头的,始终是儿时老家院子里,爷爷亲手制作的冬瓜糖清甜。

有关童年的回忆中,乡下所见的中秋不靠礼盒来装点、不以多种零食取胜,而有真正踏实、温暖的烟火味。那时生活用度不多,一到初秋爷爷就着手安排,把自家园子里丰润的冬瓜挑出来,作为中秋甜食的原料来备着。按旧时的物质条件来说,这样的一罐冬瓜糖是孩子们过完秋天前最大的期待与慰藉。

爷爷做冬瓜糖,恪守老一辈的古法手艺,工序繁琐,却从不会敷衍半点。削去青皮,挖净瓜瓤,把新鲜冬瓜切成长条,反复清水浸泡漂洗,褪去冬瓜自带的青涩味。洗净沥干后,整齐铺在老旧竹筛里,置于院中暴晒。岭南初秋的阳光温和不烈,日复一日晾晒,让瓜条慢慢脱水,慢慢沉淀清香。

农家小院午后所见的炊烟、柴灶之光是童年最暖的记忆。爷爷总用火来熬煮白糖,依习惯,按老法把火候调节得恰到好处。糖浆熬成清亮黏稠后,即以晒好的冬瓜条作料,慢慢拌入糖中翻炒。经过冷却、复晒、再次裹糖的多次处理,原是粗硬的冬瓜条,终变成柔润、晶莹、通体软和的模样。

初秋一到,小院就散出轻微的清甜气息。幼年的我习惯跟爷爷待在一起,耐心等待新得的糖块。不用手做出来的冬瓜糖甜而不腻、爽利无滞,吃完有余韵,是目前任何工业糖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味道。

从前家中所制五仁月饼的灵魂是那种手工冬瓜糖。花生芝麻味道醇厚,陈皮略带甘味,三者同用可使冬瓜糖的清甜不被任何重感压倒。中秋之夜月亮很亮,银辉遍照小庭,家人或说笑或静坐,拜月分食所做之饼。老人对月饼较讲究,会将切得完整、糖多馅实的部分留给时,那简单的情温原是生活细处的、真实的爱护。

年岁渐长,离开故乡,到各处市集去试吃新月饼、新糖果。所见的超市冬瓜糖都齐整美观、软润可口,但总感觉缺少滋味。不靠日晒晒制,不以柴火慢慢熬煮,也欠爷爷那种用温情陪伴的、细致的体贴。

时间不言,年年有月。现在所见的秋风、所遇的月色仍和从前一样,但已没有谁肯花力气、用耐心做一罐只属于秋天的清甜。经过种种思索之后我才清楚:所怀念的原非糖果本身,而是清苦年代中微小的快乐,是祖辈借烟火传达的温情,是少有烦忧、家庭完整的童年生活片段。

有那么一缕清甜的秋气,有一分年年相仿的思念。爷爷做冬瓜糖的手艺,把温柔的中秋带进我的记忆,岁岁都不忘。